

莊子內篇註卷之二

素八

明匡廬逸叟憨山釋德清註

齊物論

物論者乃古今人物衆口之辯論也蓋言
世無真知大覺之大聖而諸子各以小知

素八

小見爲自是都是自執一己之我見故各

以己得爲必是既一人以己爲是則天下

人人皆非竟無一人之真是者大者則從
儒墨兩家相是非下則諸子衆口各以己

是而互相非則終竟無一人可正齊之者

故物論之難齊也久矣皆不自明之過也

今莊子意若齊物之論須是大覺真人出
世忘我忘人以真知真悟了無人我之分
相忘於大道如此則物論不必要齊而是
非自混了無人我是非之相此齊物之大

旨也篇中立言以忘我爲第一若不執我
見我是必須了悟自己本有之真宰脫却

肉質之假我則自然渾融於大道之鄉此
乃齊物之功夫必至大而化之則物我兩
忘加夢蝶之喻乃齊物之實證也篇中以

三籟發端者蓋籟者猶言機也地籟萬籟
齊鳴乃一氣之機殊音衆響而了無是非
人籟比竹雖是人爲曲屈而無機心故不必
說若天籟乃人人說話本出於天機之妙但人多了一我見而以機心爲主宰故不
比地籟之風次以此故有是非之相排若
是忘機之言則無可不可何有彼此之是非哉此立言之本旨也老子云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
數窮不如守中此齊物分明是其注疏以

此觀之則思過半矣

子綦乃有道之隱士，隱居南郭，忘身如顏子之心。齊此便坐忽然，是齊物論之第一工夫。仰天而嘘，因忘身也。嗒焉解體貌言不似喪其耦。此言色身乃至真君之耦耳。

女聞人籟乃簫管之吹而未聞地籟即下長風一
鼓萬竅怒號機之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即衆人之言論乃天

將要齊物論而以三籟發端者要人悟自己言之所出乃天機所發果能忘機無心之言如風吹竅號又何是非之有哉明此三籟之設則大意可知

言似矣其耦顏成子游于墓之立侍乎前
曰何居乎言先生何所安心乃如此乎形固可使如槁木
子綦既已忘形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形忘則身同槁木而機
自息故心若死灰子游言形今之隱几者非
與心固可如槁木死灰乎言昔見隱几尚有生機今則如
昔之隱几也槁木死灰此昔大不相伴矣不亦善乎而問之也言問之甚不善

也。今者吾喪我。吾自指奪我喪我謂女知之。喪忘其血肉之軀也

此齊物以喪我發端要顯世人是非都是
我見要齊物論必以亡我爲第一義也故
逍遙之聖人必先忘已而次忘功忘名此

子游曰敢問其方問三簋子綦曰先說夫大塊也天地噫愛去氣其名爲風言大風乃天地之噫氣如逍遙六月之風爲息此是惟無作起作則萬竅搏弄造化之意風一起而萬竅怒號則萬竅怒號而獨不聞之璆璆乎琴長風初起山林之畏佳搖動大木百圍之竅之聲也言深山大木有百圍者則全身是窪穴似鼻此下言穴之狀孔似口似人之口似耳似人之耳似枅有方孔似橫生者斜垂者

似析似圈有圓孔之似白有孔內小外似洼

者有長孔似似污者似污者似淺孔似水之汚者

激者故有聲如水激者似淺孔似水之汚者

如入牛吸者如人吸氣而叫者吸者有聲似人

之聲者聲細若收者吸者有聲似人

謬音育低聲謬者如犬之細咬者謬者高叫者

豪者若謬者实者聲而留者咬者若大吠

已上竅前陣前者前陣唱子聲輕而隨者唱而後陣而聲也

重冷風零則小和風一吹而衆有聲如和風

大和厲猛風濟止則衆竅爲虛謂衆竅之聲

風一止則衆竅寂而也獨不見之調調之刁

然言聲本無也

刃乎調刁乃草木搖動之餘也意謂風

刃雖止而草木尚搖動而不止此暗喻世人

人是非之言論而唱者已亡而人以繙論各執爲是非者

觀齊物矣

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
言已知地籟則是比竹無疑故不必更說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

言天籟者乃人人發言之天機也吹萬不

此長風衆竅只是箇譬喻謂從大道順造物而散於衆人如長風之鼓萬竅人各稟形器之不同故知見之不一而各發論之不齊如衆竅受風之大小淺深故聲有高

低大小長短之不一此衆論之所一定之

不齊也故古之人唱於前者小而和於後

者必盛大各隨所唱而和之猶人各稟師

承之不一也前已唱者已死而後之和者

猶追論之不已若風止而草木猶然搖動

之不已也然天風一氣本乎自然元無機

心存於其間則爲無心之言聖人之所說

者是也爭柰人人各執已見言出於機心

不是無心故有是非故下文云夫言非咬

也以明物論之不齊全出於機心我見而

不自明白之過此立言之樞紐也知此可

以文字解之則全不得其指歸矣下文大知閒將此衆竅音聲作譬喻文雖不倫而意實然也

同者意謂大道本無形聲托造物一氣散而爲萬靈人各得之而爲真宰者如長風一氣而吹萬竅也以人各以所稟形器之不一故各各知見之不同亦如衆竅之聲不一故曰吹萬不同使其自己者謂人人迷其真宰之一體但認血肉之軀爲己身以一偏之見爲已是故曰使其自己謂從自己而發也此物論不齊之病根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耶素八此一言直指齊物之功夫直造忘言之境也咸者皆也四取猶言看取乃返觀內照之意也怒者鼓其發言之氣乘氣而後方有言也誰者要看此言畢竟從誰而發也但知言從已發而不知有真宰主之若不悟真宰則其言皆是我見非載道之言由此是非之生終竟而不悟也要人識取真宰也

齊物之意最先以忘我爲本指今方說天籟即要人返觀言語聲音之所自發畢竟
是誰爲主宰若悟此真宰則外離人我言本無言又何是非堅執之有哉此齊物論之下手工夫直捷示人處只在自取怒者其誰一語此便是禪門參究之功夫必如此看破方得此老之真實學問處殆不可

大知閑小知間間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大
謂仁義綱常爲知者閑乃閫櫛所以防物不
踰越者也小知間間謂法度築繩斤斤一毫
不假借者與夫工商計利之人皆此類也大
言炎炎謂綱常之說氣燄熏人使不敢犯也
詹詹謂分別利害精密不漏也此天地間人
所有之知唯此兩等而已此皆小知乃世俗
之知耳故所言者非是天其窪也魄交其覺
然特出於機耳故次明之

此窪覺開合蓋言其機也謂窪時其
機發於見聞知覺故與境相接與接謂心
也形開塊交合其機閉而不發覺時形開其
心境內外交構發生種種好惡取捨不能
暫止則境與心交相鬪擣無念之停也
者此下形容心境交構之心機害者害謂如
也緩謂軟緩乃柔奸之人也害者掘地爲
穿以陷人乃密者密謂心機綿端陰險之人也
大恐緩緩謂冤累狀有所畏乃小人也
端端之人縱有大恐而佯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
爲不采示不懼也

之謂也。機乃弩之發，括乃箭之括，謂拿定傷人之機，括其司是非，乃主勿訟之八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詛盟心藏其事，不肯吐露。如有呪誓者，乃執已是不肖，輸與人也。故曰：守勝此小知之人，日與心鬪而機心如消如秋冬之殺氣，絕無生機可望也。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

之也。言此等機心之人，沉溺於所爲，以爲是不可使復其真性也。其厭也，如穢以言其老洫也。厭，即厭足飽滿之意。言至老愈深，所謂老奸之人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生則心如此，至死不能復使其本明也。

此一節形容舉世古今之人，未明大道，未得無心，故矜其小知以爲是，故其所言若

仁義，若是非常所出，言皆機心所發，人人執之至死而不悟，言其人之形器雖似衆竅之不一，其音聲亦似衆響之不同，但彼地籟無心，而人言有心，故後文云：言非吹

也。因此各封已見，故有是非物論之不齊者。此也。所謂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中峰云：三界塵勞如海闊，無古無今，閑恬恬謂是故也。此下形容其情狀。

喜怒哀樂慮思慮，歎嗟嘆變，變態不熟，憂疑也。

姚災祥佚縱散，啟也。開心態裝模樣作樂出

虛，言其人雖不同其情狀，雖不一其實，自亦不知其所發，如樂之出於虛，即老子云：虛而不屈，動而不蒸，成菌。言此等情狀，皆非清淨愈出之意也。蒸成菌，心中所出，乃發於穢濁之氣，如菌之生于糞壤。日夜相代乎前而莫故其言之不足采也。

知其所萌，言其此等之人，穢濁心機，寐形諸夢覺，接其境日夜與心爲鬪，相代

卷六

而已。其實不自知其萌，動處不知誰爲之主也。

我知日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

前云

怒者其

之矣。耶，今言人之機心所發，不知所萌，今要人人識取自己

主人公，故云：旦暮得此，所由以生。將一此字暗點出箇真宰，乃有生之主，旦暮者，即死

非生晝夜之道也。得此以生，要人悟此耳。

彼無我非我，無所非。彼即上此字指真宰也。謂非彼真宰，則不能有我之

悟得須將此形骸件件看破超脫有形乃

見無形之妙故下文發之

形若非我之假形而取是亦近矣前云咸其彼真宰亦無所托是即上此彼二字意指而不其誰今云取是是謂人能識取此真宰亦近道矣

知其所爲使

謂真宰乃天機之主其體自然而不知其所爲使之者

若

有真宰

到此方拈出真宰二字要人悟此則爲真知矣

而特但不得

其朕無形故求之而不得其朕兆也但此言人中本來可行

日

用云爲無非真宰爲之用已信言信有真實而無形謂有真實之體但無形狀耳

前云知之不同此一節言各人情狀之不

一而人但任私情之所發而不知有天真

之性爲之主宰因迷此真宰故任情逐物

而不知返本故人之可哀者此耳前云咸

其自取怒者其誰到此却發露出真宰要

人悟此則有真知乃不墮是非窠臼耳

上言真宰雖是無形今爲有形之主若要

百骸骸骨也人有三百六十骨節總而言之曰百骸

九竅耳目口鼻有七通前

後有六藏藏者心藏神府藏魄肺藏

九

形靈此數骸而存焉吾誰與爲親

言該盡一

身若俱存之而爲我不知此中那一件是我最親者若以一件爲親則餘者皆不屬我矣

若件件都親則有多我畢竟其中誰爲我者

此即佛說小乘析色明空觀法又即圓覺經

云四人各離今者妄身當在汝皆悅之乎其

何處此破我執之第一觀也

汝皆悅之乎其

有私焉言汝身中件件皆悅則有私焉者則有多我矣如是件件皆我若無真君主之者

臣妾乎言如是件件但供使令耳非其主也

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也若件件但供使令若管攝耶

其遞相爲君臣乎若遞相爲若臣妾者然臣妾不能相治誰爲

矣其有真君存焉若件件無主乃假我耳其臣妾者然臣妾不能相治誰爲

其真言此真君本來不屬形骸天然具足人

在我不求之耶

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

其真言此真君本來不屬形骸天然具足人

若求之而得其實體在真君亦無有增

蓋即求之而不得而真君亦無所指即所謂不增不減迷之不滅悟之不增乃本然之性真者此語甚正有似內教之說但彼認有箇真宰即佛所說識神是也

莊子心胸廣大故其爲文真似長風鼓竅

不知所自立言之間舉意構思即包括始終但言不頓彰且又筆端鼓舞故觀者茫然不知其脉絡耳如此篇初說天籟即云

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耶則已立定脚跟要人自看識取真宰只是一言難盡故前面大知閑閑已來皆是發揮吹萬不同只到旦暮得此已下方解說咸其自取怒者其誰方拈出箇真宰示人今此一節乃說破形骸是假我要人撇脫形骸方見真宰即是篇首喪我之實也

向下只說世人迷真逐妄乃可哀之大者

卷八

八

此一節言真君一迷於形骸之中而爲物

蓋悲愍之意也

一受其成形

言真君本來無形自一受軀殼以成形

不亡以待

盡

則不暫亡只待此形隨化而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知能止不亦悲乎

言真君爲我有形使之與接爲情日與心鬪以爲血肉之軀故被外物相傷如刀之披靡往而不返可不悲乎

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

言馳於物欲然竟不見其成功榮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不知竟爲何事

榮然貌疲役而不知其所歸

可不哀耶

言爲名利勞形終身役役以至榮然疲弊而竟莫知所歸宿人生之迷如此可不哀耶

人謂之不死奚益

言人如此昏迷不哀耶

有何益哉

言其妄情駛逐而不休而形骸與之俱化而心亦與之俱溺而不悟如此可不謂之大人之生也

固若是芒

言無知乎固如此我獨芒然

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

言唯我獨芒然

不知耶而世人亦有不芒者乎

此莊子鼓舞激切之語也

欲之所傷火馳不返勞役而不知止終身
不悟可不謂之大哀者耶由其迷之也深
顛倒於是非而不覺也故下文方露出是
非二字

夫隨其成心現成本有之真心也而師之誰獨且無師

乎言人人具有此心人皆可自求而師之也奚必知代而心自取

者有之此句謂何必聖人有之蓋如代者乃聖人知形骸爲假借故忘形而自取

於心愚者與有焉雖愚者亦言人未悟本有之真心是以今日適越

是非而便自立是非之說是以無有

而昔至也言其實未至以爲至以是此非者是自欺也

爲有所謂未得爲得強無有爲有言此自不知以爲知也雖

有神禹直知其所至之處若此等又何能知之吾獨且柰何哉神禹且不能知甚言此輩雖與言大道也

此一節言是非之端起於自欺之人強不

知以爲知且執已見爲必是故一切皆非
蓋未悟本有之真知而執妄知爲是此等
之人雖聖人亦無柰之何哉可惜現成真
心昧之而不悟惜之甚矣由不悟真心故
執已見爲是則以人爲非此是非之病根
也

下文方發明齊物論之主意

夫言非吹也

前但敷演世人不悟真宰但執執妄見所以各各知見不同到此方入物論謂世人之言乃機心所發非若風之吹數也

言者有言故所言者非任真其所言者特未

素

定也以任一已偏見之言故其所言者特未定其果是果非也其有言耶

其未嘗有言耶此要人返觀本來有此言耶

其以爲異於穀音穀音者乃令人自知而齊物論之功夫略示於此矣

鳥在殼將出卑卑之聲謂是天機之音全無心而人之有心之言與穀音不同要人自看亦有辨乎亦無辨乎人返看語言如穀音

特此則有辨論乎無辨論乎
要人發言當下白返觀也

此一節將明物論之不齊先指出言語音

聲本無是非若任天機所發則了無是非
之辨然絕言處乃齊物之旨已揭示於此
欲人就此做工夫看破天機則是非自泯

素入矣從夫言非吹也起直至後文成虧章末

此之謂以明止爲一大章計七百四十餘
言節節生意最難一貫必細心深觀乃悟

其妙

向下方的指出是非之人乃迷真執妄之
流也

道惡乎隱隱謂晦而
道爲何不明也而有真僞謂大道本無
而有真僞耶言惡乎隱而有是非謂真人之
非設問爲何與言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本無是
隱而有是非耶則了無取捨言道若
往而不存耶言惡乎存而不可若言出於
自然一任

天機則有何所說而不可但爲道隱於
而言亦僞言僞而是非因之而生也道隱於

小成言道本不隱但隱於小知之言隱於榮

華榮華謂虛華不實之言也以言不故有儒
華載道故但涉浮華故至言隱矣

墨之是非到此方指出是非之人蓋端爲儒
墨是非當時莊子與孟子同時以孟子闡楊
墨曰子豈好辯哉故有是非之辯故以儒墨

並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言儒以厚葬爲
非者故曰是其所非墨以薄親爲
爲是而儒非之故曰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

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言儒墨二家互相
但各執我見耳未必爲真是也苟欲是其所
非而非其所是莫若明乎大遺則了無是非

矣

矣

此一節方指出是非之端起自儒墨當時

雖有處士橫議而儒墨爲先唱意謂楊墨
固失仁義矣而儒亦未明大道也故兩家
皆無一定之真是故以此爲發論之張本
蓋言辯是非濫觴於儒墨僞及諸子後輩

結指於惠子皆不明之人乃喪道者也

下先明本無是非而人不自知故妄執已

見起是非耳

物無非彼

言若天地間一人執我則盡天下之人皆彼也故曰物無非彼

無非是

言若一人執己爲是則人人皆執己

是自彼則不見

言若但見彼之非則不見自己之非矣

知之

言若自知其非則知天下無

於是

言彼之非蓋出於我之是

是亦因彼

言我之是亦因彼之非由人不

此一節言人苦於不自知故以已是爲必當若彼此互相易地而觀則物我兩忘是非自混乃見本來無是非也

下文發明是非本無特因對待而有

彼非是我也方生之說也方謂比方對待之意人我對待雖然下一轉以明對方生方死方而有也

死方生

言對待是非比之生死一般生而死死而生生死循環無有了期若將死

字作滅是者爲不可看亦妙

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

言此是因彼非

為不可以此終

因是因非因非因是

言此是因彼非

彼是因此非皆不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於

天亦因是也

言聖人不由世人之是而非而獨

是故曰亦因是也此言聖人之因是乃照破之眞是不似世人以固執我見爲是而妄以人爲非也此即老子之人法天

此一節言世人之是非乃迷執之妄見故

彼此是非而不休唯聖人不隨衆人之見

乃真知獨照於天然大道了然明見其眞

素人

士

是故曰亦因是也此是則與衆天淵故以

亦字揀之前云與其儒墨互相是非莫若

以明明即照破之義故此以聖人照之於天以實以明之明此爲齊物之工夫謂照

破即無對待故下文發揮絕待之意而結

歸於莫若以明

是亦彼也彼亦是也

此承上聖人照破工夫則悟我之是即彼之非

彼之非亦即我之是如彼亦一是非此亦一

此互觀則何是非之有

是非

如此互觀則

是非兩忘

是非

兩忘

是非

兩忘</

固而不道行之而成
可之於道者成規規成或不
必分物謂之然然者自是也謂
別也人謂之而然者惡乎然謂
以然者謂然於自己心所
何耶然於然謂然於自己心惡乎不然言
中之爲然耳人

此釋上天地一指萬物一馬之意必以道
眼觀之自然絕無是非之相是非絕則道
通爲一矣

下文方指歸于道

物固有所然。言物物實有一定之然，譬如此藥時用參則不然矣。此則物物皆有一定之實然也。物固有所可，在此不可而在彼。物無不然，物無不可。由此觀之，亦有可用者。則大下物無有不然，亦無有不可者。故爲是舉。蓮屋梁也與櫨屋柱屬肯頹廢病與西施。

美婦人也恢大恠詐謗也怪異怪也

之惡人也。道通爲一。言蓮檻之長短，厲施之美惡，恢一也。謗怪之變狀以人情視之，其

無有不可者。子曰：「天地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故曰：「天地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此一節要忘是非必須達道之聖人知萬物一體故無是無非無適而不可順乎自

惟達者道道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
惟達道之人知萬物本通爲一故不執已是
故曰不用既不用已是但寓諸衆人之情庸
衆也謂隨衆人之見也庸也者用也由其能用故能
惡用也者通也通衆人之志也通也者得也
言能通達於道者無往而不自得苟自得則無是非之執矣
言達道之人能適於道矣適得而幾矣一雖萬變而不
得則幾近於道矣因是已

然此謂之道上面說了許多展演鋪舒直到此方指歸一道字因是已之已字乃極盡之處言聖人極盡只是合乎自然之道如此而已合乎道則自然歸一後文言愚人強勉要一故卒莫能一也

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

謂未達大道強勉以已見要爲一而不知其本來大同也

謂之朝三何謂朝三

謂執已見爲必是要一衆人之見即如狙之喻也

曰狙公

養猿之人賦芋輪芋粃以言衆狙執定朝

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

應多而夕應少

曰

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

狙公以本數顛倒之名實

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

三四之名同而實數亦同但狙之所執已見以朝四爲必是故不核其實而但喜其名耳此皆不能忘是非者如夷齊之類也是謂天然均等絕無是非之地也前云是之謂照之以天故此結云休止乎天均兩行兩行兩行者謂是者可行而非者亦可兩行但以道均調則是非無不可者

此一節言工夫未到自然之地強勉要一其是非而不悟玄同之妙者似此之人但能因是不能忘非正如夷齊介子之流其行雖高不無憤世疾俗之心又如儒墨合執一端爲是乃但能可其可不能可其不可雖然離是非卒不能一是非即其所操未嘗不是元非道外只以各執已見爲是乃成顛倒故如狙公之七數名實一般而喜怒爲用各別此特勞神明爲一者而不知其大同者也須是聖人和同是非休乎天均兩忘而俱行之故能和光同塵混融而不辯則無可不可矣

下文意謂古之人知到本來無物玄同之境故本無是非自後漸漸不濟矣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

上言不知道者勞神明強一而竟莫能一

故此言古之真人有真知之至處
至者本來無物之地也故下徵釋惡乎至問
以爲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

申明前云道隱於小成之意也

復加矣本來無物已前乃道之極處無以知也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雖適有形猶知識未鑿似渾沌初分人心純樸然尚未有人我之封也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

始有是非也。其次雖有彼此界限其風尚樸素而未有是非之心去道不遠。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自是非一影道而大道喪矣。之所以虧愛私愛於一已也成迷真性成此形骸固執爲我故大道虧損多矣。果且有成與虧乎哉。苟以大道而觀果且有成虧乎無成虧乎若直前云一受其成形自

見得本無成虧
則是非自凜矣

此一節言由迷大道則成我形我成而道
虧矣前云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直說
到此處方透出一箇愛字爲我執之本以
成其一已之我則所成者小而大道隱矣

有成與虧故故字副墨昭氏之鼓琴也云愛
成而道虧又要顧本無成虧故引三子發之
昭文善鼓琴是成一家之業後其子不能鼓
琴是虧指了家聲也無成與虧昭氏之不鼓琴也意謂
不勇成鼓琴之名則其子昭文之鼓琴師曠
亦未有虧指家聲之說人却使眼盲不見枝葉而行此使
之枝策也又引師曠作証言師曠最聰明之人却使眼盲不見枝葉而行此使
是有成惠子之據梧也惠子與莊子同時爲
腐處友而惠子有口才善辯論莊子意謂惠子辯論雖成而大道已虧
故以二子成虧比之以善辯而不明道即如
師曠聰明而眼盲即其子亦不能
世其辯論之業故如昭文之鼓琴三子之知
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言從事以終其身也惟
其好之也以異於彼言三子之爲好其好之
也欲以明之彼言他人又有好三子之知者而三子自以爲主又欲以己
之能將明示之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
彼謂教他人也

之昧終此句意指惠子本未明道而强自以爲明而又明之於他人故無大成竟以堅白昧之以終其身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上句惠子之成虧此言昭文之成虧終身無成言惠子以堅白之昧終文之成虧終身無成此終身無成也昭文之子學父之琴亦終身無成若惠子之不辯昭文之不鼓琴又何成虧之有哉言其道之所以虧者正以成者小耳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

言若惠子之可謂成者莊子言若是而不可如此則我之不成可謂之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則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人與我皆未是成者也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者乃韜晦之耀和光即老子昏昏悶悶之意謂和光同塵不徇己見之意言光而不耀乃聖人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言聖人不用以知見誇示於人亦不以已見爲必是故不用其是而但寓於庸衆之中前所謂以明者乃是大成者此也

此一節結文來意甚遠從夫言非吹也起而下及道惡乎隱而有真偽以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乃至欲是其所非而非其

所是莫若以明論起一層以至樞始得其環中則結之曰莫若以明爲第二層次從指馬喻論起以明道通爲一引出惟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乃點出一道字以作活眼次借狙公名實未虧從一

虧上發揮道之所以虧由愛之所以成以此愛之所以成一句又遠結前立義中一受其成形及隨其成心而師之兩成字之意謂若受其成形即愛之所以成故道有所虧此有成有虧也若隨其成心而師之則本無成虧因有成形故有辯論是非之彰蓋由此耳是以成形成心二意作骨子也此道隱小成言隱榮華有自來矣皆未悟明大道之過也故先揭示之曰莫若以明次又論道樞則又云故曰莫若以明今

論到底結歸成虧指出惠子是第一不明之人故持堅白之辨昧了一生故末後指出滑疑之耀之聖人乃不自是之人故繳歸爲是不用而寓諸庸之達者乃結之曰

此之謂莫若以明其文發自夫言非吹也

矣

尤

起至此約七百餘言方一大結其文與意

若草裏蛇但見其動蕩遊衍莫覩其形跡

非具正眼者未易窺也至若三子之成虧

其昭文乃業之有成虧者師曠乃形之有

成虧者惠子則道之有成虧者總結道隱

於小成言隱於榮華而未結歸於聖人此

聖人即結前云惟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

用而寓諸庸之義如此深觀乃見此老之

文章波瀾血脉之不可捉摸處

此之謂以明已結了前夫言非吹也以來

一章之意到此又從滑疑之聖人上生起立意發論聖人無是無非至下文無適焉因是已二百三十餘言爲一章

今且有言謂世之立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

是指上滑疑之聖人乃無是無非者謂今且有人立言爲辨者不知與此聖人是相

類乎其與是不類乎謂與此聖人類與不類相

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謂今言辨之人不

不類但以已見參合聖人之心妙契玄同則本無聖凡之別故與彼聖人無以異了無是

非矣彼字即上是字指聖人也

此一節結二聖人欲人自悟而忘其已是

也下雖然一轉乃莊子特論本無是非之

大同乃發明大道之原也便是他真知諦

見處

雖然請嘗言之言本無是非雖然如此尚未透徹故請嘗試一論之

始也者即老子無名天地之始有未始有始也者此言有始

亦無謂無始也即有未始有夫未始有也者

老子云同謂之玄此未始有亦無即老子云立之又立衆有有妙之門此乃單言無形大道之原也

也者有名萬物之母也有無也者因天地

之有乃

推無名天地之始此蓋就有形以推道本無形也此言天地萬物有形出於無形而

夫未始有無也者亦無過絕稱謂方是大道體中有無不立故云未始有

上言有無俱無此言俱無

夫未始有無也者亦無過絕稱謂方是大道

之玄同之域故以俄而有無矣

言大道體中了無名相一

此稱爲虛無妙道法不立故強稱虛無大道忽然生起有無而不知誰使之也前云若有真宰而不知有所爲使直論到此方回頭總顧暗點于此

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

言大道體中有無不立即今之有無孰無也誰使之爲有無耶所謂若有真宰而

求不得其朕今果返觀至此今我則已有謂有無尚無安有是非之辯哉言有無既無了絕名相何有言論之辯耶矣然我既已於無言之中而有言說矣但我

言本無言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

謂乎言我今既已有言但言其無言耳如前所謂鈸音是也原出於天機了無是非之相世人但觀我無言之言其果有言說乎之相世人但悟此無言之言則是非自泯果無言說乎但悟此無言之言則是非自泯

矣

已前釋言非吹也蓋有機心之言也今莊

子既說到忘言玄同之處意謂我今雖已

有言乃從真宰而發是無言之言若會我無言之言則忘言而歸一致矣

下文重釋忘言歸一大小玄同了無是非

如此乃真是也

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爲小莫壽乎

殤子襏襫而彭祖爲夭此二句極難理會以

殤子中子原今將以大道而一是非意謂若以有形而

觀有形則大小壽夭一定而不可易者今若

人

主

而

以大道而觀有形則秋毫雖小而體合太虛而太山有形只太虛中拳石耳故秋毫莫大而太山爲小也殤子雖天而與無始同原而彭祖乃無始中一物耳故莫壽於殤子而彭

祖爲天也若如此以道而觀則小者不小而大者不大天者不天而壽者非壽矣如此則

天地同根萬物一體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

體何是非之有哉天地既已爲

人

主

而

一矣且得有言乎

既以爲一物我兩忘更復何言既已謂之

一矣且得無言乎

既已稱謂爲一則言惡乎存而不可哉

一與

言爲二

謂無形之一今稱謂之

二與一爲三

今又以言說彼兩一

則觀待而爲三矣自以言相待而爲三則相待無窮縱有巧於曆數者不得終窮

而况其凡乎

自此已往巧曆不能得矣况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况自有適

凡乎

言自無才適有則已成三無適焉因是

有乎

言自無才適有則已成三無極矣無極矣無適焉因是

已

無適者謂安心於未始有已前則湛然常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故一往論到

已

一而不遷矣前云衆人因是而有是非聖

人

未始有物已前天地萬物混而爲一故不離

於道如此爲真是所言聖人因是者乃無

適爲是此正照之於天也此文之照應處

此一節明妙契玄同天地同根萬物一體安心於大道不起分別則了無是非此乃真

是故結之曰無適焉因是已

下文又重提起一是字乃是是非之根源

夫道未始有封

本無形相我界限常者孰足

言未始有常

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辨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

意謂從無適有則有無二字已成對待矣既有之後則有左右之序有左右則有倫義有倫義則有分辯則有爭競此相因而有乃執定而不可化者蓋從一是字爲病根只如以左爲是而右則決不可易世俗之情以此分辯爲能故謂之八德此德乃能義

前一往從迷至悟說到大道根底因是已

一句已結絕了至此又提起大道本無是

非不知這些分辯執着從何而有只要提

出一箇是字爲病根要使人識得破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

道包天地與太虛同體本無封畛只

爲衆人迷大道而執已見爲是故是非之辯由之而起聖人心與道合即六合之外未嘗不知但存之而不論以非耳目之所及恐生是非故不論耳

六合之內聖

人論而不議物

六合之內聖人未嘗不周知萬物但只論其大綱如天經地義以立君臣父子之序而不議其所以之詳

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

人議而不辯春秋乃爲經世君臣父子之大法聖人但議其名分品節之詳而不辯其是非之曲折故分也者有不分也夫道一來不分但在天地有形之內而人倫之序不得不分人物雖分而道未嘗分所謂性一而已已辯也者有不辯也雖天地間有衆口之辯矣言之大謂何以有不辯其實有不可辯者乃忘道存焉

曰何也

素入不分之義耶

聖人懷之

聖人

人

懷

之

人

懷

之

人

懷

之

人

懷

之

人

懷

之

人

懷

之

人

懷

之

人

懷

之

人

懷

之

人

懷

之

人

懷

之

人

懷

之

人

懷

之

人

懷

之

人

懷

之

人

懷

之

人

懷

之

人

懷

之

人

懷

之

人

懷

之

人

懷

之

人

懷

之

人

懷

之

人

懷

之

人

懷

之

人

懷

之

人

懷

之

人

懷

之

人

懷

之

人

懷

之

人

懷

之

人

懷

之

人

懷

之

人

懷

之

人

懷

之

人

懷

之

人

懷

之

人

懷

之

人

懷

之

人

懷

之

人

懷

之

人

懷

之

人

懷

之

人

懷

之

人

懷

之

人

懷

之

人

懷

之

人

懷

之

人

懷

之

人

懷

之

人

懷

之

人

懷

之

人

懷

之

人

懷

之

人

懷

之

人

懷

之

人

懷

之

人

懷

之

人

懷

之

人

懷

之

人

懷

之

人

懷

之

人

懷

之

人

懷

之

人

懷

之

人

懷

之

人

懷

之

人

懷

之

人

懷

之

人

懷

之

人

懷

之

人

懷

之

人

懷

之

人

懷

之

人

懷

之

人

懷

之

人

懷

之

人

懷

之

人

懷

之

人

懷

之

人

懷

之

人

懷

之

人

懷

之

人

懷

之

人

懷

之

人

懷

之

人

懷

之

人

懷

之

人

懷

之

人

懷

之

人

懷

之

人

懷

之

人

懷

之

人

懷

之

人

懷

之

人

懷

之

人

懷

之

人

懷

之

人

懷

之

人

懷

之

人

懷

之

人

</div

此乃結指其義
曰此之謂葆光

前云滑疑之耀聖人所圖故舉六合內外之事聖人無所不知但知而不言以其大道本來無知無辯故也聖人安住廣大虛無之中以遊人世故和光同塵光而不耀是之謂葆光聖人工夫必做到此方爲究竟故云聖人所圖

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

國名膾名

胥敖

國名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
不釋然者謂心中必欲伐之次能而不能釋然不知何故也

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

言堯之心不廣不能容物也且三子所處甚微細如蓬艾之間誠不足以芥蒂於言中者若不釋然何不自廣也

昔者十日

並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

言堯之德

未至也昔者十日並出則光明廣大萬物畢照況德之勝過於日者乎苟自德已至則光明無物不容凡三子之微細乎

此因上葆光之聖人其心廣大如天府所謂聖人所圖者蓋由工夫做到至處乃如此耳此言工夫未到則其心不廣不能容物故雖堯之大聖亦有所缺故十日並出爲進德之喻以總結前意以終夫言非吹已來之意也下文重申明至人止其所不知以顯聖人之成功以結死生無變於已而况利害之端乎

齧缺問平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

惡乎知之

要明不知之真知故托王倪以發揮子知子之所不知

知邪曰吾惡乎知之

若有知則有所不知則非真不知之地矣然

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

庸詎知吾所謂知人之知之非不知邪

謂世謂人之知不是此知乃世人之知

我之不知耶

庸詎吾所謂不知之不知非知

我之不知耶

言我之不知不是世人之知耶謂聖凡之邪知本來無二但世人習於妄知故偏爲

可測耶下文說齊死生以夢覺觀世人則舉世無覺者以顯是非之辨者皆夢中說夢耳文極奇而義極正

瞿鵩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

從事於務

言不以事務故爲事務

不就利

不知所利也

不違害

不知有害可避也

不喜求

言無求於世也以不言之教

有謂無

不緣道

言無心合道而無緣

而遊乎塵垢之外

超然遊於物外也

夫子孔

音也

以爲孟浪之言

孟浪謂不着實猶無稽之言也

而我以爲

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爲奚若

何如也

長梧子曰

是黃帝之聽熒也

謂汝之此言即黃帝聽之亦熒惑而不悟也

而

丘也何足以知之人耳何足以如此哉

且

女亦太早計

言瞿鵩子才聞此言即以爲妙道之行亦計之太早也

見

卵而求時夜

才見卵而便求

見彈而求鴟炙

見

彈而使求鴟炙此予嘗爲女妄言之人之德太早計之譬如也

予嘗爲女妄言之

予以至

素八

爲女妾女以妾聽之奚異何言之如也易日月言至人此挾宇宙宇宙在爲其胞合至人與萬化潛手平爲其胞合至人與萬化潛

皆是以隸役相役而相尊者此皆世之滑胥之人所爲者至人不與物伍故一切置之而無心衆人役役此皆以隸相役役者聖人體置其滑胥以隸相尊

隸猶言隸役也言自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也

愚芭

芝草之未萌也言聖人無心於世不談不知洎今於未兆已前參萬歲而一成純

予

聖人入於不死不生故參萬歲而成純言不有於世故聖人了無是

非之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

言萬物本來道心也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通爲一本無是

予

非如聖人渾化故曰盡然但衆人只以一

予

是字蘊底我見故有生死是非之辨耳

予

予

惡乎知說生之非惑耶

言本無生可欣而衆人悅而貪之豈非惑

予

予

予

予

予

言聖人視生如遠逝視死如歸家而衆人惡死豈非弱喪而不知歸者耶弱喪乃自幼喪失家麗之姬

麗姬美艾

艾地封人之官

之子也

予

晉國之始得之也

麗姬納於晉君涕泣沾襟始至晉

及其次至於王所與王同筮林

與

予

同卦食芻豢食美味速而後悔其泣也

既知

乃悔昔之不知爲苦也此喻死者人之所露乃最樂者人不知耳

子惡乎知其樂

子凡以仁義治天下而必要歸於已是而爲道者皆夢中指長梧說夢之人也與女子也皆夢也予謂女夢

夫死者不悔其始之斬生乎若知死之樂安嘗求生耶此以爲樂蓋言得免形骸生人之苦累故以死爲樂亦非佛之寂滅之樂以佛證之正是人中修離欲行得離欲界生死之苦而生初禪天之樂亦非世間人以死爲樂也觀者須

是其言也

如是

亦夢也即我說女夢我亦是夢中說女之夢耳是其言也

夢言

是其名爲弔詭弔至也詭怪也謂此夢說乃至

及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

遇之也言必待萬世之後遇一大覺之聖人知我此說即我與之爲旦暮之遇也

意此老曾中早知有佛後來必定印證其言不然而言大覺者其誰也耶

旦而田獵此言觀人世如夢觀死生如夜旦以此而遊世間乃至人之行也夢覺相返者以未覺乎大夢故以死生爲憂喜苟知夢覺一如則死生一條矣方其

都在

中占夢其實不自知其在迷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必有大覺之聖人乃能正衆人之夢語也而愚者自以爲覺竊竊然知之而世之愚人好執是非之辯者而人此舉世古今昏迷之通病也君平者時指堯舜已下之相者固歲星哉丘也

君平牧平固

子前指伊尹已下之

相者固歲星

也明指孔子此通說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子凡以仁義治天下而必要歸於已是而爲道者皆夢中指長梧說夢之人也與女子也皆夢也予謂女夢

此一節明至人所以超乎生死而遊人世者以觀世間如大夢死生如夜旦憂樂如夢事迷中說是非如夢占夢迷中正是非如白日說夢事總而言之皆在大夢之中耳似此若不是至人看破誰知此是大夢耶愚者竊自以爲覺豈不陋哉即自古堯舜已下之君相以及孔子皆夢中說夢之人耳莊子自謂我此說亦在夢中無人證

者必待後世有大覺之大聖方知我今日之夢說不妄也此論極正大痛切而入聖工夫亦即於此可見矣此結前執是非之論也

後文翻覆發明此意以結前文總歸於大

卷六

天

道之原

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

也我果非也邪

此釋上音在夢中
辯無詭正者

我勝若若

不我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

兩家俱是

也其俱非也耶我與

若不能相知也

以俱在夢中說夢爾則人固我誰能知其是非耶

受其黽闊

暗昧不曉得誰人正之耶

吾誰使正之

言彼聞爾我使同矣惡能正之

使與汝一樣人正之既與汝

耶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

使與我一樣人正之既與我一使異乎我與般見識又何能正汝之心耶使異乎我與識見各別又何能正爾我之是非哉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

我兩家之人正之既絕與爾我不同同爾

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

既與我兩家一樣

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

相知也

言大家都在夢中辯夢占夢說夢事之是非畢竟何能相知哉

而待

彼也耶

彼字近指前文所待大覺之聖人遠則指前非彼無我之彼字意指真宰

謂既舉世之人都在迷中橫生是非之辯如夢中諍論誰能解而正之除非是大覺之聖人出世方能了然明白若不待聖人直須名悟了本有真宰則不由是非而照之於天然大道則是非亦泯絕矣故下句即云和之以天倪天倪即前之休乎天均皆釋前照之

於天謂真宰乃天然大道之體非世人迷執之我見也莊子文章脉絡首尾相貫如地中之泉今此文橫說豎說三千餘言到此只以一彼字結之看是何等力量但看發論之端暗點出真宰但云非彼無我以一彼字爲主到底猛然突出一句曰待彼也耶若看破此機軸則文章何謂和之以天倪倪端倪也謂變化神矣

天

然大道之

實際也何謂二字乃重釋之辭也前文並無

乎

天均始云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蓋此天倪即剪之天均而結歸照之于天以初從是非方生方死之間就要照之於天及說到勞神明而不能一別曰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到此議論已完了故總前意乃曰何謂和之以天倪蓋即結歸和是非之天均也但以均字變爲倪字故不識其意耳曰是不是然不然見也孰之偏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見也辨言是既異於彼不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是矣又何庸辨哉化聲之相待無而忽有曰化言空谷傳響了無情識又何是非之有哉此一句又總結前地籁長風竅響音聲唱和皆化聲也若觀言語音聲如風吹竅響何有是非之執所以有是非者蓋是有機心之言故競執爲彼此之是非耳故發論之初乃曰夫言非吹也爲是非發端今齊物論已了必指歸於地籁故曰化聲相待乃究竟齊物之工夫若言語音聲如地籁則言出天真了無機心乃真天籁也觀前發端之地籁則振蕩乾坤一段說話歸結到了但輕輕以化聲相待四字結之看是何等之智襟致思筆力變化文章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此一句結齊物論之工夫也謂若果觀舉倪世言論之音聲如風吹竅鳴則是化聲相

待則言出天機了無是非之執矣若其不能如化聲相待則當和之以天倪而休乎天均則不由是非之情而當照之於天如此則物論不齊而自齊也不然則終無可齊之日矣因之以蔓衍蔓衍者謂散漫流行即橫說暨亦無窮非一亦無窮所謂惡乎存不可也以言出天真無往而非道故能和之以天倪則可矢口而談故曰所以窮年也忘年忘義前云於道有虧則辯者終身無成以自以爲成故非成耳今載道之言出乎天真之自然隨其成心而師之則無往而非道如此則優游歲了無成名之心身住世間心超生死則以忘年了無人我彼此之分故能忘義而一定之辯真人應世與物無競如此而已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無竟者乃絕疆界之言廣莫之鄉曠垠之野皆無竟之義也作於大道之鄉故曰振於無竟故栖神於寂寥冲虛故曰寓諸無竟此齊物論之究竟指人處世凡所振作舉動皆與道冥一施爲動素入年作於大道之鄉故曰振於無竟故栖神於寂寥冲虛故曰寓諸無竟此齊物論之究竟指天動地若不指歸實際則爲荒唐之說矣

此一節總結齊物論之究竟處也首以喪我爲發啟則意在物論之不齊皆執我見之過也今要齊物必先忘我此主意也次

將顯世人之言語音聲乃天機之所發但在有機忘機之別故分是聖之不同故以三籟發端意在要將地籟以比天籟但人有小知大知之不同故各執已見爲必是故說了地籟即說大知小知之機心情狀

卷一

五

之不一故不能合乎天機如地籟之風吹

竅響耳如此者何也蓋由人迷却天真之

主宰但認血肉之軀以爲我故執我見而生是非之強辯者蓋迷之之過也故次點出真宰要人先悟本真要悟本真須先拋

却形骸故有百骸九竅之說要人看破形骸而識取真宰若悟真宰則自然言言合道皆發於天真是所謂天籟也今之辯論之不齊者蓋是機心之言故執有是非故立論是非之端首云夫言非吹也一句提

起以生後面許多是非之情狀皆從非吹二字發揮但凡人迷之而不悟在聖人已悟則不由眾人之是非故凡所言者皆照於天也從此照之於天一語以立悟之公案故向下說到是非不必強一但只休乎天均則不勞而自齊一矣如是重重議論到末後是非卒無人正之者如舉世古今皆是夢中說夢必待大覺之聖人方能正之即不能待大覺之聖人亦只須了悟各人之真宰則物論是非自明矣到此了悟之後是非自明則凡所言者皆出於天真如地籟無異矣故末後以化聲相待一語以結之若未大悟則凡所語言皆當照之於天而休乎天均爲工夫故以和之以天倪爲結語此通篇之血脉立言之本意也

但文章波瀾浩瀚難窺涯際若能看破主意則始終一貫森然嚴整無一字之剩語

此所謂文章變化之神鬼者也

下文總以形影夢幻爲結以見真實之工

夫也

罔兩影外之間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

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

言行止起坐不常何以無一定之特操也

曰吾有待而然者邪

影謂蓋不由我以有待者形也

吾所待

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𧔗蠋翼邪

言我所待者形

若蛇𧔗蠋翼之做惡識其所以然惡識其所

物耳彼何知哉

以不然

言彼假形塊若無知之物若蛇之𧔗

機之動作耳又何以知其然與不然耶意謂

世人學道做忘我工夫必先觀此身如影如

蛇𧔗蠋翼則我孰自破矣

蝶也

栩栩然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

言夢中爲蝴蝶

自喜自適竟不俄然覺則蘧蘧然

蘧蘧然僥僥卧之貌

知其爲周也

周也

覺來依然不知周之夢爲蝴蝶與蝴蝶

之夢爲周歟周與蝴蝶則必有分矣

言夢覺之不同

但一周耳不知蝴蝶爲周周爲蝴蝶此處定有分曉要人看破則視死生如夢覺萬物一觀自無是非之辨矣此之謂物化物化者萬物化而爲非之謂聖言齊物之極必是大而化之之聖人萬物混化而爲一則了無人我是非之辯則物論不齊而自齊也齊物以一夢結則破盡舉世古今之大夢也由是觀之莊子之學不易致也非特文而已矣

此結齊物之究竟化處故托夢覺不分以

物化爲極則大槩此論立意若要齊物必

先破我執爲第一故首以吾喪我發端然

吾指真宰我即形骸初且說忘我未說工

夫次則忘我工夫須要觀形骸是假將百

骸九竅六藏一一看破散了於中畢竟誰

爲我者方才披剥出一箇真君面目意謂

若悟真君則形骸可外形骸外則我自忘

我忘則是非泯矣此其中大主意也重重立論返覆發揚者此耳謂若未悟真君則舉世古今皆迷如在大夢之中縱有是非之辯誰當正之耶縱有正之者亦若夢中占夢耳若明正是非必待大覺之聖人即不能待大聖亦直須各人了悟當人本來面目方自信自決矣要悟本來真宰須是忘我然忘我工夫先觀人世如夢是非之辯如夢中事正是非者如夢中占夢之人若以夢觀人世則人我之見亦自解矣雖解人我而未能忘言若觀音聲如響則言語相空如此則言自忘矣言雖忘而未能忘我則觀自己如影外之影觀血肉之軀如蛇蚘蜩翼此則頓忘我相不必似前分析也蓋前百骸九竅一一而觀乃初心觀

法如內教小乘之析色明空觀今即觀身如影之不實如蛇蚘之假借乃即色明空更不假費工夫也雖觀假我而未能忘物故如蝶夢之喻則物我兩忘物我忘則是非泯此聖人大而化之成功也故以物化結之如此識其主意攝歸觀心則不被他文字眩惑乃知究竟歸趣此齊物之總持也觀者應知

莊子內篇註卷之二

素

音

音釋

謬 憊蕭切音 枷 墓奚切音 雜柱 伊鳥切
聊長風聲 枳 上橫木承棟者 宅 音杏
聲 午候切音 莲 唐丁切音 繁 褚上舉兩
也 驚寇鳥子也 莲 廷屋梁也 繁 褚切音 錦
下補抱切音 瞴 止忍切音 勸 救倫切音
保負兒衣也 瞴 田間陌也 勸 樞無知貌
蚋 芬遇切音 附蛇腹 下橫鱗可以行者